

聂作平 著

舌尖

的缠绵

◎ 聂作平美食语录

一个贪吃的人，毫无疑问，是一个伟大的享乐主义者。如果我
能选择自己的死，毫无疑问，我会选择：吃死。因为这是我
能想到的最朴素也是最有诗意的死法。



◎ 聂作平著



的 缠 绵

——
聂作平美食语录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书目(CIP)数据

舌尖的缠绵: 聂作平美食语录/聂作平著.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8

ISBN 978-7-5364-6250-2

I. 舌… II. 聂…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16084号

责任编辑 / 程蓉伟

装帧设计 / 李 庆

责任出版 / 周红君

电脑制作 / 华林平面设计工作室

摄 影 / 程蓉伟 喻 磊 丁 浩 聂作平
李 庆 张国宁 陈 维等

舌尖的缠绵

——聂作平美食语录

..... 聂作平 著

出版发行 /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地 址 /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 编 / 610031

成品尺寸 / 168mm×230mm

印 张 / 12

印 刷 / 深圳市森广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7年8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 2007年8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364-6250-2

定 价 / 35.00元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地址: 四川·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电话: 028-87734081 87734656 邮编: 610031

如需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聂老”——

中国文坛最像坏人的好人

周小华

他喜欢称自己为“聂老”。

他的一个铁哥们儿则称他“为中国文坛里最像坏人的好人”。很不好意思的是，我第一次见聂老时只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前半部分，虽然我们之前有过近两年的电话、网络沟通以及多次的愉快合作，初次见面多少还是给了我一些“意外”。那次的版本是：光头，戴着帽子，帽檐总是拉得很低，喜欢戴墨镜，室内也不例外，背着一个沉甸甸的包，里面塞满了杂七杂八的东西，包括一个让他灵感实现时可以随时记录的笔记本，这不仅让他有点像坏人，更有些背包族的意味儿。你需要判断的是，哪一种更为接近真实呢？

据说，以前的聂老是有一头标志性长发的，留了好些年，相信那时的形象更符合普罗大众对文人或者艺术家的认识，尽管肤浅。还是聂老一语道破天机，“我不喜欢普通”。其实按我的理解，不管长发还是光头，这些都是他扮酷的“伎俩”，墨镜是道具，目的是让你根本无法分辨他的眼神表达的究竟是蛊惑还是迷恋。倒是不时脱口而出的幽默背叛了他，惊动了他内心深处的天真和温存。聂老会调侃地把“孤独”说成“瓜虫”，会在咖啡馆以娴熟的李保田版王保长腔调大声说普通话，将四五根吸管拼接起来喝水……这当然会招致周围疑惑好奇的目光或者暗处的偷笑，聂老可不管这些，他看起来无拘无束，全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很直接，直接到可以毫不掩饰自己的快乐和梦想。就像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总是带着婴儿时期的一



些瞬间印象，聂老身上也一直保存着这样迷幻的魅力。有时候，看着对面貌似黑社会老大的聂老，对着你一本正经地说，“我种了一盆世界名兰，叫困难；它开了一朵花，叫没钱花。”你会看到多年前的自己，那仿佛新闻旧梦般的幼年场景，会在自己的视线里以及视线以外的地方温暖重现。

用言语的游戏，造一个语言的房子。能这样理解聂老么？你看，无论是当初做企业秘书，报刊编辑，还是今天已出版二十多部作品的中国新锐作家，他都一如既往地坚持着用象形文字画画。

始有名气时，聂老的身份是诗人，中学时代开始文学创作，不到25岁便凭一组《灵魂的钥匙》获得《星星诗刊》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新诗大赛最高奖，那可是包括了新生、资深诗人共五千余人参加的一个权威比赛。直到今天，他在那组诗中描写凡高“除了自杀，谁还能比死更高贵”的悲怆句子，仍被认为是描写伟大人物自杀最精妙的诗行。

“千百年后，谁还会梦见葵花疯长 / 梦见写生的人 / 被十指刻进石头 / 只有不真实的野葵花 / 这地球的巨大耻部 / 夜夜，发出尖利的枪声。”这就是聂老二十来岁时的诗句，这样的笔触太老练，你无法从中闻到青春期的草率，尽管，需要一再强调的是那时的聂老是真正的青春，和向日葵一起疯长的，也许还有聂老的成长，在理想和幻想的冲撞下走向成年。

面对这样的成长，需要的不是生理的知识，而是岁月的常识；不是缭乱的信息，而是锋利的思想。《自由落体》是聂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部以媒体人生存状态为经，以当代都市众生相为纬的小说曾经在网上一度风靡一时，出版后很快就多次再版。但它不是一部简单的畅销小说那么简单，因为这里面灌注了聂老太多的对现实的考究和反思。

聂老从来就不出现在老师的好孩子标准里，充满批判的声音类似启蒙斗士，犀利的眼神所到之处立刻发出呛人的味道。当他的大历史随笔《历史的B面》和《历史的耻部》挟风雷之势横空出世时，我们看到了一种深厚积累和沉淀之后的释放与升华。对聂老而言，这是他目前最重要的两部作品。他说他醉心于线装的历史，企图从历史中发现出一些前人所不曾发现的东西，这种东西不仅指向尘封的过去，也指向了遥远的未来和正在从我们手指

之间滑过的现在。当聂老手中的笔已触及到诗歌、历史、文学批评、小说、人文地理、音乐和油画，甚至教材时，我们还能怎样来定义这个人？他擅长的事情太多，他的涉猎太广，任何前缀都是不恰当的，也是多余的。

聂老就这样和那些热爱他的 FANS 一起，在与岁月的角力中成长，英气逼人。

生活这剂灵丹妙药，调味了一个滋味的聂老。说他是诗人，作家，可是听他讲话，却离诗意很远。聂老的娱乐，亦很市井。他喜欢“斗地主”，对于此，聂老有一句经典名言：“只有斗地主能让我忘记写字，只有写字能让我忘记斗地主。”

玩笑而已，我是这么理解的。

或许这样，烟火味更浓而已。烟火味淡了，人该多么无趣，生动的聂老，岂能容许自己寡趣？他不是说了吗，他喜欢的是那个潇洒豁达的东坡先生。刚好的刚好，此人也是我的心头好，所以，赶紧逮着一个机会，说，英雄所见略同啊。

不否认这句话有些俗套，不过，我真是很难想象，那些洁衣肃行谨小慎微的家伙，能写出什么自在的文字。也许客观的说法应该是，像聂老这样的豁达型男人，更是我从心底里欣赏的。

传说中，射手座的图形，是个半人半马的弓箭手，永远瞄准远方，骏马般向前奔驰。我固执地认为，那个图形人儿像极了聂老。

聂老如今的激情似曾相识，这样一个青春老去、成熟已至的时刻，所有人都是看客，所有人都是角色。聂老的故事还在继续，他分立的双腿，还是那么明白无误地站立在充满希望的原野上。

一个在咖啡馆里戴着墨镜的男人自信地坐在你的面前，他有点像坏人，另一版本说有点像英雄，你的判断是哪一种呢？我的意思是，为聂老补上一个完整的定义：中国文坛最像坏人的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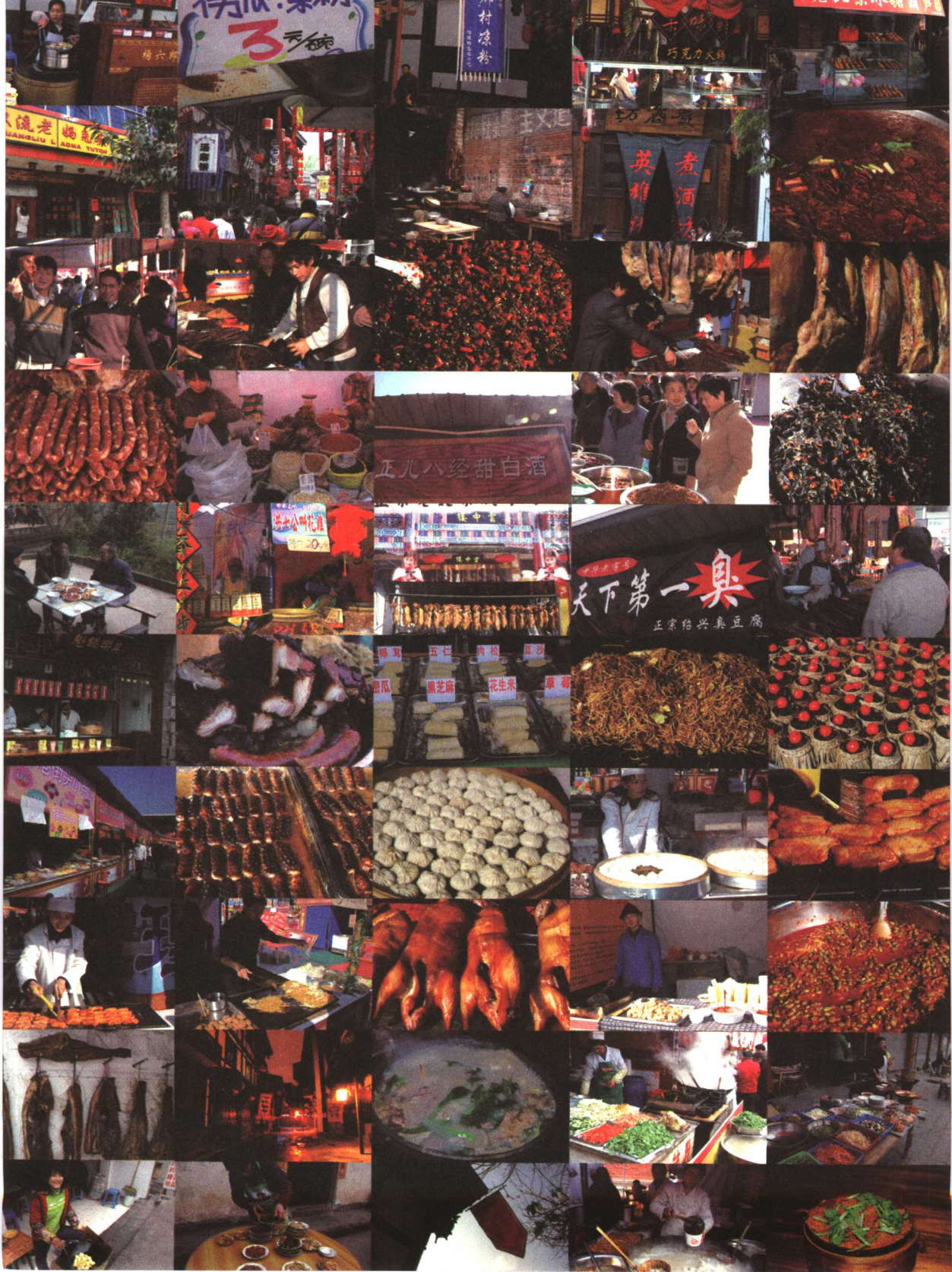
这个好人，江湖人称聂老。

其实他叫聂作平，今年 37 岁。■

“



”



哥们儿，赶紧，开饭喽！

还有姐们儿哈！

舌尖的缠绵

SHEJIAN DE CHANMIAN

语录

有心计的女人拴住男人的好办法之一就是做一手能让男人大快朵颐的好饮食，男人到了下午五点半的时候，就会听从舌头的召唤从茫茫人海中准时找到回家的路。



语录 食单

CONTENTS

001 幸福生活从厨房开始

有心计的女人拴住男人的好办法之一就是做一手能让男人大快朵颐的好饮食，男人到了下午五点半的时候，就会听从舌头的召唤从茫茫人海中准时找到回家的路。

004 我们喝点什么吗

现在的确不再是豪饮和好汉们的江湖了，现在是小资们的江湖，是白领们的江湖，他们风光地倡导着不饮的时尚，他们精致地表演着他们的人生，仿佛世界只是一个供他们作秀的话剧舞台。用鲁迅老爹的话说，“你抵挡得了么？”

007 热爱美味和美女

面对美味，男人的仇恨可以化解为友谊；面对美女，金刚之躯也会化作绕指柔情。所以，全世界最神奇的东西就这两个：第一是美味，第二是美女。

010 恐怖的家宴

按莎士比亚的说法，我们对一个朋友的评价的高低，是由他请我们吃饭的次数和重量决定的。

014 像好汉们那样大吃大喝

人心不古，好汉们的吃喝方式看来有失传的可能了。据说，现代男人的性能只有他们曾祖辈的三分之一，男人正在不可救药地中性化，成为一些需要化妆品和女人共同呵护才能活下去的小动物。

019 肯德基的另类功能

据我总结，肯德基除了可以练习爱和情外，还具有以下几项另类功能，读者老爷不可不察：其一，不收费的厕所。其二，夏天的避暑胜地。其三，看美女的好去处。

021 醉酒三境界

喝酒是不是享受，借用古人的话，那是欲知酒中意，勿与醒者言。清醒的人不会知道头重脚轻、面红耳赤的醉者的感觉，就像我们无法知道一只蚂蚁的幸福一样，醒者无法想象饮者的快乐。

024 话说方便面

这是一个实用和实俗的一次性年代，方便面的出现和繁荣恰到好处地证明了这一点。

026 边角余料的胜利

这些个原本属于下等人甚至根本就没有人理睬的边角余料，如今算是功德圆满，修成了正果，不仅冷啖杯摊子由它们打主力，即使在一些档次相当高的酒店里，它们也频频出现，不卑不亢地与海鲜们同台演出，生活的精彩就由它们共同来完成。

029 夜宵就是夜里喝一宵

夜宵是什么？是夜生活圆满成功的一个句号，是在凌晨进行的第四餐。

032 厚皮菜进城

城里人到底是城里人，总是显得比乡下人多一些文化。比如同一物件，要是从乡下进了城，城里人一般不会再用我们乡下的称呼，而是另外取一个他们认为更妥贴的名字。

034 回锅肉的幸福生活

对那些远离家乡的四川人而言，又有什么菜肴能比得上回锅肉更能唤起他们对故园的一腔热望呢？即使是从不曾远离家乡的土著，每每想起回锅肉，犹自有种两腮含香，唾沫暗吞的快感。

038 现实主义的饺子

一盘现实主义的饺子并不逊色于一桌奢侈的大餐。

042 骨头的滋味

骨头汤锅其实要比骨头干锅更值一品——尤其是滴水成冰的冬天，一锅热气腾腾的骨头汤放在桌上，不用吃，仅是看一眼，就已经能感觉得到食物的温暖和力量了。

047 甜食店

我坐在幽深的店堂里，缓慢而幸福地吃着那些甜食，直到多年以后，我仿佛还能嗅到那一缕缕扑面而来的甜蜜和幸福。

050 排队吃饭

一个人无聊时不妨挤到排队吃饭的队伍里去，或许，你会和一场不期而遇的爱情撞个满怀呢。

053 看文人做菜

文人做菜，其技术肯定不能和餐馆里的大师傅相比，往往带有一种唱卡拉OK般的自娱自乐性质。

057 老酒馆

是它们，以美酒和川菜的名义，诗化了老成都的花样年华。

060 驴子肉下酒

驴子当然可以吃，但如果当时那家农家乐的几头驴子不是可怜巴巴地挤在厕所里啃干草，而是放在宽阔的后院，进食的客人想必会觉得他们的驴肉更鲜美一些。

062 爱上泥鳅

被人重视不见得就是好事情，而落寞的生活反而有机会独善其身。

065 民间美食的双子星座

就像李白与杜甫并称李杜，从而被认为是中国诗歌史上最令人景仰的双子星座一样，腊肉和香肠则是中国民间美食的双子星座。

070 拿鸡蛋说事

正如花是植物们的生殖器一样，鸡蛋其实就是母鸡的月经。



072 热爱粮食

默默无言的粮食无法在丰年里显示出它的重要，只有当饥荒来临，粮食才会闪烁出令人惊讶的温暖光芒。

074 想起美食家孔老二

孔老二一生想“出将入相”，“达则兼济天下”，可他这伟大的理想也败在一块肉上。

076 有汤喝的日子

对一个家庭而言，每餐饭桌上总是一碗汤，那才会让男人感到这是家，因为这是幸福和温暖的策源地。

078 蘑菇汤的平凡幸福

对一个流浪他乡的男人而言，家就是一锅热气腾腾的蘑菇汤。尤其是寒冷孤独的冬夜，一锅蘑菇汤并不亚于一个热烈的拥抱。

081 早点改变人生

中年人的早餐一定得有一碗黄黄的小米粥和一只红红的大苹果，它们能够让我们从此变得深刻而冷静。至于年轻时的张扬与潇洒，那都是记忆里最珍贵的宝藏。

084 螃蟹与爱情

时尚男女爱吃螃蟹，除了它能曲折而含蓄地表达身份外，更重要的是，它甚至能一点也不曲折也不含蓄地表达他们的爱情。

087 昭化有好食

好吃的东西就像最优秀的艺术作品，是无法用语言加以描述的。凡是落入语言的陷阱之中，我们所表述出来的意思，大抵已经与真相有了不小的距离。

092 狗肉之美

当越来越多的哈巴狗成为妇人们怀里被她们喊作“达令”的宠物，狗肉这东西看来也将绝迹了。

097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与踱着方步的鹅相比，鸡太世俗，鸭太

聒噪，牛太愚笨，猪则是不折不扣的丑角。只有鹅，像一位世袭的贵族那么洁身自好，风度翩翩。

100 悬挂在民间的苦瓜

蔬果家族里，苦瓜最得圣人中庸之道：南瓜太俗，西瓜太甜，冬瓜太水，唯独只有苦瓜，那看似多此一举的苦，才真正能得天地之大美。唯因其苦，它才得以成为蔬果中的哲人。

102 拼死吃河豚

难道世上真有一种美味值得用生命去搏取吗？这是我一直心存疑虑的，但愿吃过河豚的先生们指点指点。

105 竹海食竹

在苏东坡们看来，食竹当然是俗人理解不了的幸福。

107 萝卜干

他犹自捏着叶子烟，细眯着双眼，把阳光搅得稀烂。

109 月饼的记忆

月饼是你和亲人的信使、跨越时空的隐秘小径，惟有古老的东方，才能读得懂这美味之后的心灵密码。

112 野味

当年公社书记吃黄鼠狼时的目光，看上去，与那只黄鼠狼舔牛血时的眼神颇有几分相似。

114 小酒店

我本是喜欢啜几口的，乍见这颇有几分古风的酒店，无端勾起了酒兴。

117 像爱盐一样爱你

盐和爱相似，它们都有着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异乎寻常的品质。在这个酸甜苦辣喧嚣沸腾的时代，像盐那样质朴与坚定的，也许，只有不曾经受过污染的爱能与它相提并论。

121 涮一把火锅

那个时候，火锅在高位，火锅养尊处优，火锅傲慢无礼，火锅点儿就是成功人士的象征。

127 肉食者说

猎人们听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阿弥陀佛。

语录 食单

130 食粥人语
稀饭其实也并非平常所见的早点铺里那种一大碗米汤里游着几粒饭的东西——那无疑是对稀饭的恶毒诽谤。

132 鱼，我所欲也
而大蒜鲑鱼味道之美，乃至次日起床刷牙，细嗅牙刷，竟还残存一股鲑鱼的香味。

134 佐酒之物
大菜不能佐酒，大菜只能纯粹地品味菜本身，它与酒其实是相克的。所以自古以来，佐酒之物都是一些在某些大人君子眼里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东西。

137 街边有家小面馆
天快亮了，有一列火车就要冒着凌晨的寒意从远方如期地抵达这个城市，那些为了生计而在这样的夜里漂泊远方的人也许不会知道，在这小街的深处，有一簇红红的炉火和一碗热腾腾的兰州拉面在等着他们，为他们未知的命运打上一个温馨的间隔号。

140 饥饿年代的食谱
就城里人而言，春天是个春暖花开，红男绿女游踏青的好季节，但对乡人而言，却是一个青黄不接的荒月。

146 野菜小记
鲜笋和干笋的区别，就像十八少女与半老徐娘之不同，食者不可不察。

151 草·木·虫·鱼
在乡下，冬寒菜依然悄悄地生存着，碧绿着，并成为我们食谱中让我们温暖的一部分——不管我们称它菜也好，冬寒菜也罢。

155 像少女一样清纯
和暖的冬阳下，当这些青青的植物长到两根手指那么长时，豌豆苗也就迎来了备受关注的花样年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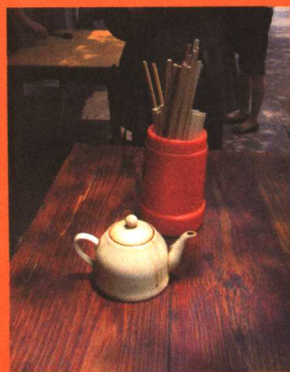
160 美食的边疆
与更为有名的过桥米线相比，小锅米线没有那么多虚张声势的鸡肉、猪肉，更没有冷腥的鱼片，就清清纯纯的一碗米线，然而味道的鲜美，却远在过桥米线之上。

175 茄子的记忆
从外形看，茄子是一种美丽的物件。北方的茄子个

儿大，圆润饱满，有如健硕的妇人。南方的茄子则细长苗条，婉约似处子，且隐隐透出一种健康的淡紫色。

177 小的，是美好的
寻常百姓的人生总是小的，无数的小就构成了我们的一生，浮生若梦，喝酒是一件重要而深刻的事情，它教育我们，要像热爱美酒一样热爱生活，哪怕生活寡淡无味，但至少还有一些小酒，在未来的时光里等待着我们。

180 我感谢（代后记）





{ 幸福生活 从厨房开始

钱钟书老先生说过：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感情是从书开始的。一借一还，就有两次接触的机会。这话虽有一定道理，却不一定正确。窃以为，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感情其实是从餐桌开始的。正如深明道理的古人说过的那样：食色，性也。可见食和色原本就是一对孪生兄弟嘛。

一男一女，如果又恰值芳龄的话，要增进他们之间的感情，一本本让人头疼的书显然此路不通，最好的媒介和催化剂莫过于餐厅里的一张餐桌了。当他们在小姐的招呼下轻轻落坐，男人就会从小姐手里接过印制精美的菜谱对女人说：想吃些什么呢？而女人总是略带几分矜持地说：随便。

随便是不能吃的。这时，男人就会下大包围似地点一大桌子菜，看上去足够八个壮汉食用。女人总会在一旁嘀咕，别点那么多，吃

舌尖的缠绵

SHEJIAN DE CHANMIAN

不了的。而原本对女人百依百顺的男人这一回却有些不听话了——他继续埋头点菜。女人呢，似乎也并没有真要让男人停止点菜的决心——除非他们结婚了。因为，女人知道，自己在他心目中的位置，完全能够通过这一桌菜来体现呀。她敢真的阻挡么？

有个故事，说是一男一女进餐馆吃饭，女的要点菜，但不知该点哪个档次才合适。她就问男人：你看我们之间的感情到底在什么位置呢？男人漫不经心地说：我看比牛排要高一些，但还没达到海鲜的高度。

男人和女人在餐厅里如此这般地吃吃喝喝，这说明他们有了一定的感情，但这感情还相当不稳定，随时都有解体的可能——比如要是有另一位男人肯为那位小心翼翼求证自己位置的女人点一桌海鲜的话，我猜她多半不会再有兴趣吃牛排的。所以在感情确定之先，在尘埃落定之前，男人和女人需要不断地换着餐馆和菜系大吃大喝，天天跟过年似的，虽然男人总是免不了在回家的路上为自己日渐消瘦的钱包伤心。但明天醒来，咬咬牙，还得吃。

其实，男人和女人真正的幸福生活是从厨房开始的。在古代，所有





刚嫁到夫家的女子第三天早晨起床后，必定要抹下身上那些夸张的饰物，亲自到厨房里为夫家做一碗汤，表示他们已经从爱情的绚烂归为生活的平静了，也就是诗中所说的：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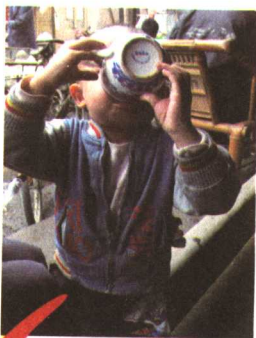
而在今天，男人和女人一旦结了婚，一般也就不再到餐厅吃饭，而是在自己的小家里放上一张餐桌，在自家的厨房里叮叮当地忙个不停。要是男人和女人结了婚，依然没有厨房的话，我敢说他们的关系还是不太牢固，还带着“临时政府”的味道。倘若你的朋友结婚，你想既体面又便宜地送一回礼，我建议你送上一只精致的泡菜坛子——这其实是祝你的朋友真正进入幸福生活的意思。有泡菜坛子的家庭一般而言是幸福的——至少不会给人一种随时要散伙的感觉吧。

幸福生活从厨房开始，你洗碗来我炒菜，虽然在开始的时候往往不是太咸就是太淡，但这时有过多的爱情作调料，这些菜的味道还是满不错的。等到爱情调料用得差不多了，女人的厨艺也就大大提高了。有心计的女人拴住男人的好办法之一就是做一手让男人大快朵颐的好饮食，男人到了下午五点半的时候，就会听从舌头的召唤从茫茫人海中准时找到回家的路。

另，男人和女人在餐厅吃饭时，如果男人不断点菜充阔气，这表明他还没有得到面前的女人。如果他一面点菜一面抱怨太贵，这女人多半已是他的人。再如果吃了饭女人买单，男人在一旁悠闲地剔着牙，则表明这可怜的家伙已经结婚三年左右了。■

幸福生活 从厨房开始

NE ZUOPING MEISHI YULU



我们

喝点什么吗

语 录

现在的确不再是豪饮和好汉们的江湖了，现在是小资们的江湖，是白领们的江湖，他们风光地倡导着不饮的时尚，他们精致地表演着他们的人生，仿佛世界只是一个供他们作秀的话剧舞台。用鲁迅老爷的话说，「你抵挡得了么」？

一阵椅子挪动的声音和一片热毛巾弥漫的雾气之后，宾主入场秀结束，饭局拉开帷幕。这时，坐在主人位置的那家伙就人模狗样得像个英国老绅士：“我们喝点什么吗？”——每当这个时候，聂老我心里就是一阵紧张。

好比狂人怕得有理一样，我也紧张得有理。如果在座是我的哥们儿，他们绝不会这么画蛇添足地问一句，他们会来得直截了当：“给聂老来两瓶二锅头吧。”但现在主人这么问了，这就表明，这不是和哥们儿喝酒，而是在进行一种叫做应酬的古怪活动。此外，我的紧张还在于，主人这么问了之后，满桌子的人大抵会争先恐后地说：“酒就不喝了吧，要不，一人来一瓶奶好了。”——当他们像婴儿一样埋头喂奶之时，聂老看着隔壁那桌光了膀子大喝二锅头的男人，沮丧得几乎就要哭出声来，却也只能装出更绅士的样子说：“我看奶也不必喝了，我们就吃碗汤圆吧。”

读者老爷想必明白了，我是喜欢喝几杯的。但我的酒量却越来越没有用武之地了，仿佛一记重拳打在一堆棉花上，失落得紧。在这座现代化的都市里，人们似乎也越来越学会了养生之道(?)，酒是不喝了，尤其烈酒。要喝，也是从不干杯的。我见过一家伙，据说他的衣领是白的，一杯酒敬了几桌人，但最后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他不小心溅了些唾沫进